



曲園叢書

14
484
48



門  
號 484  
卷 48



春在堂雜文三編卷三王闕札六世祖楚事皆晉燕  
王闕札六世祖楚事皆晉燕  
 王子安集注序闕札至今三以之童論簡之而  
 物相襍謂之文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蓋必相交相  
 錯而後成文故駢儷之文文之正軌也孔子贊易多儷  
 語老子著道德經亦多儷語周秦諸子之書大率同之  
 至東漢之文斯駢儷之極則矣六朝文氣衰弱而體格  
 未變逮乎唐初四傑崛起彬彬乎盛哉四傑之中王子  
 安哀然居首韓文公作滕王閣記曰得三王所為序賦  
 記等壯其文辭是韓未嘗薄王也杜少陵云王楊盧駱

卷之三 三  
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  
萬古流是杜未嘗薄王也自宋人以八代爲衰掃而空  
之奉昌黎爲鼻祖而不知探原於初唐之四傑自此以  
往有語言而無文字矣夫宋元以後之文率多憑臆而  
造洋洋灑灑一掃千言而實則羌無故實者也若唐以  
前之文則所謂無一字無來歷者以張燕公段柯古之  
殫見洽聞而於王子安所云帝車南指華蓋西臨者莫  
詳所出其滕王閣序至今三尺之童能誦之而紫電青  
霜數語則博學如楊升庵未能質言也余幼時讀林西  
仲古文析義見其於滕王閣序云所用故事皆習熟語

坊本頗詳之故不屑注嗟乎斯言也何其言之易歟吳  
縣蔣君敬臣以縣令需次吾浙承其先德廣文君之家  
學一行作吏丹槩無廢以王子安集自來未有注者乃  
銳意爲之經始于同治之甲子至光緒甲戌歲紀一周  
而後脫稿將付剞劂問序於余余讀其注見其所引書  
不僅舉書名必兼舉篇名其無篇名則云第幾卷蓋用  
唐李匡義資暇集之例可知其學有本原非同稗販矣  
余從前亦喜爲駢儷之文中年以後研求經訓輟不復  
作今則精力衰積記問荒落於君此書無能爲豪髮之  
裨益惟文章體例粗能言之因書以詒君亦欲使學者

知君之致力於此書非徒繡其輦輓也

任彥昇集箋注序

吳縣蔣君敬臣曾注王子安集余已爲序其端矣光緒庚辰冬君訪余於吳下春在堂又以所注任彥昇集求序時余適爲孫兒陞雲納婦未遑暇也明年春自蘇至杭乃於舟中讀之其每事必求其所自出不苟從類書鈔撮以貽稗販之譏蓋與注王集體例無異然余謂任集之難注有甚於王集者夫王子安爲唐初人其所徵引之書至今已十亾六七若任則前乎王者又百有餘年矣李善注文選於任文多有未詳如爲范尙書讓吏

部表金章有盈筍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王文憲集序挂服捐駒前良取則皆二事竝舉李知其一而不知其一是在唐人已不知其所徵引矣況在今日乎君此注實事求是務穿鑿無稽勿言不知蓋闕誠善讀古書者也然古書傳世旣久不無亥豕之訛集中齊明帝諡議云大足協律大足二字不得其解余疑大足當作大疋說文疋部疋或曰胥字蓋胥字本從疋得聲故古文或以疋爲之亦猶以哥爲歌以啟爲賢之比耳大疋卽大胥禮記王制篇注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故曰大胥協律作疋者古文作足者誤字雖無他證而所見似塙

故因君求序而及之以此而推或有可資啟發者乎

謝信齋秋審條款序

月令季秋之月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注謂殺氣已至有罪者卽決也是古者決囚以季秋之月漢制冬月報囚非古制也 國家先陽春以布化後秋霜以宣威順時行戮辟以止辟秋審之典 列聖重之各直省重

囚其陷於辟者有情實有緩決由臬司擬議而上之督撫由督撫覆核而達之刑部刑部堂司各官又會同大學士九卿科道而審定其爲實爲緩而死者蓋

聖人矜嚴民命其重如此從事其間者可不慎歟曾稽

謝信齋先生誠鈞習申韓家言居直隸幕府數十年嘗受秋讞條款於戴蘭江少司寇既又得秋錄比案一書乃先取條款一一訂正參以己意附以成案合二書爲一編千緒萬端若網在綱若者宜實若者宜緩猶燭照而數計也書成擬刻之於直隸而未果乃以授女夫陳仲泉觀察仲泉藏之篋笥不敢失隊至今二十有二年紙墨猶新而先生已早歸道山矣恩竹樵方伯開藩吳下固刑部秋審處老輩也仲泉視以此書歎爲不刊之作卽取而付之劄劂先生數十年苦心庶幾不泯乎乃刻未成而方伯先逝不及一見是可悲也仲泉與余爲

同年友屬書數言以識緣起余惟仲泉抱殘守缺之意與方伯表章前哲嘉惠來學之心皆不可沒至其書之精審則老於折獄者自能知之余不習法家言固無能贊一詞也

說文考略序

吳江陳侃府先生耄期好學銳意著述生平於算學輿地之學皆有成書而於小學尤致力焉先生既沒遺書乃稍稍出余得讀其說文考略四卷其第一卷爲部目分韻蓋以便初學之檢閱此下則博考段借通用諸字以及音義之正俗古今之分合文義之異同字體字音

正譌辨似雙聲疊韻羅列無遺學者奉此一編以讀許書不第涉其藩籬固已究其壺奧矣先生自序引昌黎韓子之言曰凡爲文詞宜略識字余謂識字也者豈惟甲則言甲乙則言乙而已哉果如是也則童子束髮抱書入村夫子塾翦紅紙作方寸字日識四五卽謂之識字矣何大儒如韓子猶不敢易言之而但求略識之也蓋識字之難不第辨別其形聲而尤在通知古文假借之例與古今文義異同分合之詳不然讀歷書而不知注之爲昧則天文昧矣讀禹貢而不知河之爲荷則地理淆矣讀戴記而不知導之爲禫則服制疑矣讀周官

而不知濯之爲祧則廟制失矣福陽傅陽卽偃陽也明  
津盟津卽孟津也無二地也伯翳柏翳伯絜卽伯益也  
逢門蠡門蓬蒙卽逢蒙也無二人也春秋之邾國戰國  
之鄒國也左傳之陳氏國策之田氏也孟氏易有齊卦  
卽晉卦也古文尙書有柴誓卽費誓也不知其所以通  
異義於是乎蠡起而在通知古音古義者則固無疑於  
其閒也此其入所謂識字者也以毛西河之博洽而作  
春秋簡書刊誤猶齷齪焉辨所不必辨然則識字難矣  
先生此書雖止四卷而視明焦氏之俗書刊誤 國朝  
沈氏之九經辨字瀆蒙轉以簡要勝之吾願學者熟復

先生此書而推闡以盡其餘則以徧讀秦漢以上之書  
不難矣豈僅畧識字而已哉 先生此書自前書以來其  
蔣生沐東湖叢記序 先生此書自前書以來其  
昔孔子將作春秋先聚寶書蓋網羅放失之盛心也之  
杞而得夏時之宋而得坤乾蒐訪古書亦云勤矣班固  
本七略作藝文志於每書之下往往撮舉其大旨雖史  
家體例略而未詳然如古五子十八篇注云自甲子至  
壬子說易陰陽調言十一篇注云陳人君法度雖後世  
不見其書而得此一語猶可見其梗概至宋王厚齋氏  
又摭拾遺文爲之補志古書古義賴有十一之存厥功

六  
偉矣自是以後蒐遺補逸遂成一家之學至我朝而  
鉅儒輩出皆信而好古崇實學而掃空談若竹垞朱氏  
之經義考義門何氏之讀書記原本經史提要鉤元使  
承學之士窺制述之藩籬識文章之體要而麻沙傳刻  
之說亦藉以辨別意甚善也海昌生沐蔣君自十齡卽  
喜購書其家藏書甲於浙右所得多宋元槧本及舊鈔  
本既出其所藏者刻爲別下齋叢書而又有東湖叢記  
六卷則皆記其所見異書秘籍而金石文字亦附見焉  
自序稱破籍斷碑性所癖嗜叢零掎拾自備遺忘然其  
書實精審與同時嘉興錢警石先生曝書襍記可相伯

仲原版燬於兵燹哲嗣澤山孝廉謀重刻之乃以示余  
且屬爲之序余自惟譎陋汾河委筴夙非成誦何足序  
君之書哉重違孝廉之請又嘉孝廉昆仲皆能讀父書  
於大亂之餘抱殘守闕孜孜不倦昌黎不云乎固宜長  
有人文章紹編刻余讀此編旣歎老輩人讀書之精審  
而又深爲孝廉昆仲望也

吳牧騶小菴庵詩序

往時曾文正師嘗與余言 國家三載一開科得舉人  
進士如千人其外任封疆內躋卿貳者每科必有之但  
有多寡耳至於文章行世著述傳後者或一科無一人



焉或數科無一人焉殆所難者在此不在彼乎余初聞斯言笑而不信也既而思之余自道光十七年應丁酉科鄉試廁名副榜越七年至甲辰恩科而舉於鄉又越六年至庚戌科而成進士中間先兄壬甫太守又於癸卯科領鄉薦余於此四科者皆得稱同歲生約而計之殆不下四千人矣其外任封疆內躋卿貳者指不勝屈而求如文正所言之文章行世著述傳後者果幾人歟文正難易之說或者其信乎雖蓄此說不敢聞於人乃今以序牧騶吳君之詩君固先兄壬甫癸卯同年也後余一科而成進士入詞林改官滇南由縣令陟郡守權

觀察使是時滇事方棘使君得意其用屏藩節鉞安知不在指顧聞歟乃之官未久卽引疾而歸歸而徜徉於鴛湖煙水中以文字自娛手定其詩曰小匏庵詩存六卷刻以行世而問序於余余讀其詩蓋滇中之作居其大半憂時感事之作與夫採風問俗之詞所謂詩史者也雖至高臥鄉山而念大難之初平憫瘡痍之未復所作新樂府諸章沈著則老杜也條暢則香山也異乎世之妃青儷白以爲工者烏呼是可傳矣使曾文正之言而信則此六卷詩亦足自豪視世之高牙大纛者果孰難而孰易也哉余因序君之詩而有感於曾文正之言

惜文正已騎箕天上不及以君之詩而一質之也

謝琴山壽花室詩序

道光丁酉之歲余年十有七初應省試廁名副榜蓋卽宋人所謂待補小榜者也與是科鄉舉諸君例稱同年生而余年幼鍵一室而讀書自族姍外無過從者亦未知同年之足重也歲月不居時序如流丁酉至今忽已四十三年矣曩時同譜諸君大半物故檢視題名小錄存者不過十之一二同年之誼益以增重思其人而不及見得見其子若孫則幸矣得見其子若孫而其子若孫又能出其詩文以相示則雖不及見其人而如見其

人且不啻與其人同坐於一堂上下其議論相與劇談大笑也則尤幸矣嗟乎此余所以序琴山謝君之詩也琴山謝君蓋丁酉同年也余乙巳入都則君已於甲辰歲以知縣試用於江蘇余始終與君不一見而今見其詩君之詩清而不枯腴而不俗合唐宋人爲一手其未仕時游揚州之東臺縣主其地西溪講席者垂二十年友朋文字極一時之盛故詩有優游閑適之意及官江蘇中更離亂入王壯愍瑞勇壯兩公幕府泊軍書參密議江浙隄陷賊中市廛煨燼田土污萊君實親見之故其爲詩或幽愁抑鬱或悲憤慨慷隨所遇而異而君亦

老且病矣生平爲詩甚多遭亂失其稿今存詩五百餘首皆君病中手自補錄者是尤可寶也余忝與君同年而不識君幸得識君之嗣君筱珊大令遂得從而讀君之遺詩而君之墓草則已宿矣聞君爲人敦孝友重氣誼固不僅以詩見者然以詩論亦丁酉榜中一詩人也讀君之詩而知君之爲人余雖不識君亦可以無憾矣春風竝轡前後兩圖序

子穎方君以春風竝轡前後兩圖見示其前圖乃羅兩峯山人於乾隆庚戌爲立堂蘭岫兩先生作皆君曾大父行乾隆己酉同舉於鄉者也至咸豐辛亥壬子距乾

隆庚戌六十年矣而君與其兄元仲先生又聯登賢書於是有第二圖之作伯霜仲雪後先輝映何其盛與余與家兄壬甫於道光癸卯甲辰先後領鄉薦差足希君家二難之盛庚戌同試禮部亦嘗竝轡於春風至今三十年春草池塘已成昔夢展君此圖殊增我鴿原之感矣兄子祖綏光緒丙子舉人上溯嘉慶丙子先君子歌鹿鳴之歲亦相距六十年足與君家盛事同爲科名佳話然祖孫繩武而不克弟兄競爽則竝轡之樂未易言也圖中諸老輩題跋甚多余方居五五之戚不爲詩歌重違君意拉雜書此世有王定保當采入撫言矣

史偉堂思補圖序

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聖人作易所以示人處憂患之道也六十四卦中惟坎爲加憂之卦聖人遇坎則憂之天下之險莫險於水而坎實爲水凡易言水言大川皆指坎而言天下之凶頑莫甚於盜賊而坎實爲盜凡易言盜言寇言有戎皆指坎而言是故坎者聖人之所大憂也偉堂方伯歷述生平所遇危險之事屬其友李君永之繪圖紀之凡厄於水者六厄於兵者四余合十圖觀之歎曰君所遇其皆坎象乎雖然聖人有入坎而出坎之法以坎初之離四坎二之離五坎三之離上卽

以離四之坎初離五之坎二離上之坎三則成旣濟所謂旣濟定也是道也在丹家爲取坎填離之術在吾儒卽爲息黥補劓之方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君以思補名是圖得易義矣自茲以往成旣濟定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金剛經句解易知序

金剛經精義惟在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然此非佛氏之言實吾孔子之言也昔孔子論列逸民諸人而曰吾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有可卽住於可有不可卽住於不可無可無不可卽無適無莫之謂無適無莫卽無

所住也是以門弟子之稱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子思作中庸發明其義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斯言也所謂無所住也繼之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則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說也然則金剛經之理不外儒書乃吾讀太平廣記報應一門列金剛經報應凡七卷至一百有三事之多如盧景裕枷鎖自脫王令望猛獸不傷陳利賓赤龍扶舟劉逸淮巨手遮背竝是金剛經之力且云冥閒號金剛經最上功德若日持金剛經一徧卽萬罪皆消鬼官不能拘矣此又何說也曰天下之患莫大

於有所住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各有所住者存焉是故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彼何所住哉不飛於叢惡乎用吾矰不游於淵惡乎用吾綸不走於曠惡乎用吾網金剛經之力亦若是而已矣彼惟無所住故天地鬼神水火盜賊皆不得而傷之佛弟子附會其說侈爲報應非無理也是經凡六譯今多行鳩摩羅什本辜較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其精者實與聖言相表裏而誦習者不達其義則見爲複沓而曼衍乾隆閒蓬萊王巨川著金剛經句解易知原序謂斟酌

羣言錄長棄短義惟求是語不避粗洵初學之津梁也  
姚訪梅觀察得其書喜其切近乃屬其妻弟張少渠大  
令重刊之於吳門而問序於余余惟歷來所記載是經  
功德不可思議王君切實指陳發明經義觀察又信受  
奉持刊刻流傳洵足以淑其身壽其親矣余於西來大  
義一無所知姑舉其無所住一語比附於吾儒之學使  
學者由是而進於程子所謂活潑潑地則儒理佛理一  
以貫之矣

會稽王氏銀管錄序

柏舟之詩曰之死矢靡它固以死自誓矣然實未嘗死

也史傳所載若代君妻之磨笄樂陵妃之握珮大率迫  
於不得已而死未有身處無事之時從容閨房之內不  
忍其夫之獨死而以身從之者也唐高宗下詔褒賜于  
敏直妻張氏令史官錄之是爲表揚烈婦之始然張氏  
以一慟而絕則亦非自殺以從其夫也歷考前史烈婦  
徇夫宋以前未有聞至元史列女傳云其閒有不忍夫  
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特著之以示勸勵之義傳中所  
載自李君進妻王氏以下二十餘人皆早寡不忍獨生  
以死從夫當時悉命褒表或賜錢贈謚然則烈婦之有  
褒表在元時固著之令甲矣

聖朝敦崇倫紀樹之

風聲凡節婦烈婦咸表其閭而儒者之論動謂爲節婦  
難爲烈婦易以節婦之節成於百年而烈婦之烈或激  
於一旦也嗟乎死生亦大矣士君子首鼠兩端遇事變  
不能引法艾炷炙類瓜蒂歎鼻以偷活草間者往往有  
之而謂烈婦易乎乃今觀於會稽王烈婦則其難更有  
甚矣當其夫根仙茂才之卒也固已毀面截髮誓不獨  
生會其父笑庵孫公以哭女壻而亾又扶服奔赴躬視  
含斂禮畢仍歸王氏送其夫之葬乃曰吾可以死矣自  
是遂絕食雖水漿不入於口當是時其舅勸之食始勸  
之食其母居夫之喪不獲來而其祖來勸之食然烈婦

卒不爲動不食至七日垂絕矣其祖強飲以西瓜汁一  
椀又七日而後絕宛轉牀第之間繇歷浹辰之久烏呼  
豈易言哉此非猶夫扼吭斷脰一瞑不視者或可取決  
於一日也太元度次八曰赤石不奪節士之必其烈婦  
之謂矣其夫弟子獻孝廉狀其事實博徵詩文萃而刻  
之是爲銀管集而余爲之序讀是集也知烈婦之所爲  
更有難於節婦者程嬰死易立孤難之說固未可以概  
論而 朝廷一律表彰意深遠矣

陳慎甫先生退耕堂集序

先通奉君以嘉慶丙子舉於鄉至於今六十有六年矣

與先君同舉之友百不存一每展題名小錄輒誦雖無老成尙有典型之句爲之大息夫思其人而不見見其姓名如接其言論風采焉況得而誦其詩乎海鹽陳慎甫先生於道光癸未成進士而其舉於鄉也實與先君爲同歲生方先生宰江陰時樾侍先君讀書於常州與先生書牘往來猶及見之已而先生改官直隸遷深州牧咸豐三年寇陷州城先生死之事聞 賜加道銜世襲雲騎尉祀昭忠祠其他祭葬悉如例然則先生在嘉慶丙子榜中其亦所謂磊落軒天地者乎樾不及見先生而今乃得見先生之詩蓋先生所著有楚游集五溪

游稿菰蘆老屋集退耕堂集無慮數千首兵火之後遺佚過半先生有令子曰賡笙字介石就殘稿中考之輿地按之歲月編爲十卷存七百餘首而從其晚年所定之名命之曰退耕堂集其詩上攀漢魏下揖歐蘇求之當代罕有倫比蓋先生論詩有云漁洋詩自佳所惜修飾太過耳宛陵施愚山五古最爲適上梅村而外嶺南陳元孝尙可比肩餘子皆碌碌矣又曰時髦巨手大抵宗尙 國初諸老至于元明俱未窺及何論漢魏晉唐才華日盛根柢日薄不讀經史而徒於聲律中求之是沿流而未討源也先生之論如此宜其詩之高出儕輩



矣夫先生之治行有輿論其大節有 國史如先生者  
豈必以詩傳哉然以詩論亦自必傳而無疑介石以廉  
吏子久困場屋椽樞桑戶中授徒自給而手抱遺文不  
敢廢墜觚編毫絡遂有成書其志可嘉矣樾自先君見  
昔以來又三十餘年衰病侵尋學術荒落乃承不棄屬  
以一言序之樾讀先生之詩敬先生之爲人又嘉介石  
之克承家學也昌黎公不云乎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  
剗樾願與介石共勉之矣

潘氏奉思錄序

孟子稱故國不在喬木而在世臣三代而下如漢之袁

楊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皆以衣冠右姓軒冕相襲播之  
史策以爲美談我 國家重熙累洽浸仁沐義故家遺  
俗光耀不渝而在東南則吳縣潘氏實爲之冠夫江河  
之水其始濫觴豫章之木其初拱把荀子有言積土成  
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余年來僑寓吳中與  
其地賢士大夫游潘君磨生以所著奉思錄之已刊者  
一卷見示則其六世祖敷九先生自定年譜也先生生  
於順治十五年其先世爲安徽歙縣人自其祖筠友公  
以浙鹺起家往來吳皖而先生乃生於姑蘇之南濠先  
生之父其蔚公卜居於黃鸝坊橋至先生又移居劉家

濱實爲潘氏自皖遷吳之祖今吳縣潘氏枝附棄著爵位蟬聯皆自此始也昔周之興也詩人頌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及東周之衰吉甫申伯之後皆不克繼論者惜之譽生美於才而工於文其爲奉先錄乃所謂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者而以此卷爲首川廣自源有開必先其此之謂乎又以原譜止於康熙四十二年時敷九先生年四十六歲下距先生之歿於雍正二年尙有二十一年乃蒐輯遺聞軼事以賡續之杜少陵云藉藉名家孫如譽生者信可以無媿矣余讀此書知潘氏原遠流長方興未艾詩所謂不顯亦世者於此徵

之非徒爲潘氏一家慶也

合刻歸顧朱三先生年譜序

古人重國故所謂國故者鄭康成謂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凡釋奠於學則必祭之後世學宮之祀鄉賢其昉此乎夫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高山景行人所嚮往是以過大梁者佇想夷門游九原者流連隨會表彰前哲宏獎方來意深遠矣崑山在吳郡一大縣也地有山水之勝爲人文所萃前言往行炳彪載籍而若歸震川顧亭林朱柏廬三先生則尤著者也震川先生之文二百年來猶在人口而其原本道德根

祇六經實足追配韓歐非徒以文名傾天下者至亭林先生之學有體有用綜貫百家上下千載於朝章國典民風土俗歷歷言之其講求古音發明古義亦足爲本朝諸大儒道其先路無論言漢學言宋學而皆以先生爲一大宗柏廬先生名迹稍晦然其人實卓然一代醇儒以父節孝先生死難棄諸生冠服稱朱布衣居鄉教授以博學宏辭薦不就其律已嚴其接物恕其教學者必以誠古所稱躬行不怠之君子先生有焉是三先生者雖出處不必同而學行則同其在崑邑皆古所謂國故者也金君螺青宰是邑緬懷三先生之遺風而不

可見訪其生平行事得邑人孫守中岱所爲震川先生年譜吳止狷映奎所爲亭林先生年譜乃合而刻之以柏廬先生未有年譜而先生所撰毋欺錄自順治十五年始至康熙三十七年止其明年先生卽捐館舍此四十年中按年編纂本末略具是卽先生之譜也乃刻此錄與歸顧兩譜竝行於是三先生事跡粲然可見矣昔賈生常歎俗吏惟以簿書期會爲事螺青一行作吏卽倦倦於是邦之文獻訪先哲遺書而表襮之可謂知所本矣余與螺青有連素聞其通達治體長于爲政而此一舉也尤非俗吏所能爲學道愛人於此徵之矣邑之

補文三編三  
人士沐浴於絃歌之化又聞鄉先生之風而興起焉學  
術修明人材輩起皆基於此此螺青刻三先生譜之本  
心亦卽古人祀國故之遺意也夫

生春詩錄序

白香山何處春深好二十首蓋和元微之之作興到語  
耳後人擬之者亦不過評量煙景料理風花未必有深  
意存其中也黼堂同年寓居武林以香山九老圖中人  
爲西湖六橋游客已卯之歲嘉平之月陰雨浹辰杜門  
不出游興小減而吟興大來乃用元白舊體賦何處生  
春早三十首蓋是歲十二月癸亥立春也明年春郵寄

余吳下春在堂屬以一言序之余讀其詩自第一首至  
第五首雍容揄揚有唐人鳳皇池上一曲陽春遺韵自  
第六首以下則君一生宦蹟游蹟具見於斯蓋君以文  
恭公季子稟承家學遭際盛時由監司起家珥厯屏  
藩兼權節鉞駸駸大用矣俄以疾乞身怡情泉石放浪  
江湖近年游覽兩浙徧探雁蕩天台普陀之勝笠屐所  
至望若神仙綜計君之一生蓋得春氣最多宜其見之  
於詩者風和而氣暖每讀一過令人如坐春風中矣願  
君從此以往長樂無極以八千歲爲春則白香山所謂  
且喜年年作花主者當爲君詠之余雖秋士而易林有

之東風啟戶黔啄翻舞各樂其類亦思與君頡頏於桃花淥水閒也

秦膚兩詩序

楊子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是知古所謂詩人詞人者雖有則與淫之別而麗則一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豈有不麗而可謂之文者乎吾人立言以古爲法如邵康節之擊壤集以理學語入詩沿至有明爲陳白沙莊定山一派則而不麗不足與言詩也若夫唐人溫李之詩寄託遙深實古風騷之遺韻而沿其體者徒拾浮華不存古意至宋初楊劉諸公衍爲

西崑體則又麗而不則矣其弊也以韓致光香奩爲濫觴極而至於國朝王次回之疑雨集麗而不則又入於淫斯風雅之罪人矣吾嘗持此論以觀當代詩人之詩求其麗且則者今乃得之秦君膚兩君年少而工於詩且能爲詞曲持律深細異夫不知而苟作者承以所刻詩詞乞序於余余讀之圓美流轉如彈丸而無散骸之辭無靡靡之音斯非楊子雲所謂麗以則者乎余少時粗習爲詩詞比歲以來意興衰落搖筆染翰都無佳語始信江文通才盡之說甚矣吾衰又何足以序君之詩哉姑綴數語如此俾學者知麗而不淫斯謂之則擊

壤遺音香匳流弊均詩家所不取也

顧訪溪四禮推疑序

顧訪溪先生篤學敦行粹然爲當代儒者其所著書皆有體有用有裨世道而四禮推疑八卷則其晚年所手定之藁也四禮者冠昏喪祭也王制之言六禮曰冠昏喪祭鄉相見而宋司馬溫公之爲書儀則有冠儀昏儀喪儀無祭儀蓋合喪祭而一之矣是四者人道之所尤重舉冠昏喪祭四者而其餘鄉飲鄉射及士相見之禮古今異宜南北異俗有不必概論者矣明黃氏佐著鄉禮七卷以鄉禮爲綱領而次列冠昏喪祭四禮斯可謂

紀事而提其要者也

國朝秦氏蕙田著五禮通考本

徐氏讀禮通考而推廣之吉凶軍賓嘉燦然羅列所謂冠昏喪祭者無不包舉乎其中誠說禮者之淵藪也然其書浩如煙海學者未易推尋殆又不免乎或失則煩之弊今先生此書約而能精辯而不煩信乎好學深思通知其意者矣然愚竊謂自乾隆中

敕撰 大

清通禮凡等威之隆殺節文之次第固已秩然大備而士大夫家或囿于鄉隅習於世俗不能一一如禮亦無以禮繩之者率以從俗從宜爲解先生初定是書實先具儀節各繫以說而以附論終焉後乃專取附論損益

之成此八卷則儀節不復存矣先生所定儀節必有宜乎今不整乎古者惜乎其不復存也雖然世之君子誠有志乎復禮得先生此書而推求夫古人制禮之意則冠昏喪祭諸大端雖不能悉如古禮吾知其必有合矣杜小舫重刻宋七家詞序

詞源於唐盛於宋至元明以下衰矣 國朝正學昌明人文蔚起實事求是力追古初詞雖小道而別裁偽體矩矱先氏亦斷斷然不少假借剖豪析芒森然起例與箋經注史同一謹嚴此有明一代諸公所未見及者也蓋自萬紅友詞律一書出而詞之道固已尊矣然萬氏

之書以律爲主而不論辭之工拙故如黃山谷望遠行之俳體石孝友念奴嬌之媒辭亦具錄之非所以存大雅之遺音示風騷之正軌也戈順卿先生生萬氏之後持論益精執律愈細以詞學提唱江左者數十年其所選宋七家詞無一齟齬之律無一骯髒之辭蓋自來宋詞選本未有精於此者也杜筱舫方伯爲詞場老斲輪所著采香詞深入宋賢之室前官江蘇時與竹樵方伯校刊萬氏詞律今歸林下又手自校定戈選七家詞壽之藜棗而問序於余余謂戈選誠善矣然亦有沿訛而未正者且有率臆而妄改者筱舫一一訂正不特宋賢

之知己抑亦戈氏之功臣哉詞家奉詞律爲楷式猶病其博而不精今得此七家之詞章摹而句倣之格律既嚴情文兼美將駕元明而上與宋賢抗手不難矣曩者詞律之刻余旣爲序之此刻也不復掇拾舊說惟願世之學詞者博求之詞律而又精求之此七家則人人皆梅谿白石也此彼舫校刊戈選之雅意也夫

姚子白懷芬館詩鈔序

昔有以詩集示袁隨園先生者先生見其集中多雁字夾竹桃等題遂不復觀曰非大家體格也是說也余竊以爲不然夫論詩者當論其工否耳如不工也雖日擬

曹劉公譙詩顏延年郊祀歌何取焉如其丁也則陸士衡之詠園葵沈休文之詠湖鴈何嘗不與京都巨製並入選樓哉歷觀唐宋以來若宋劉辰翁之四景詩元郭豫亨之梅花字字香前後集在詩家皆爲小品而亦未嘗不流傳至今故知詩論工拙不論題之大小也秀水姚君子白以名諸生不得志於有司身後詩文散佚其哲嗣鞏石蓉裳兩君於兵燹之後蒐輯之得懷芬館詩四卷賦一卷而乞序於余余讀其首篇卽詠鴨餽飽五言古詩一首其他亦多茄牛艾虎畫又簾押之類賦題稱是初疑其過涉纖小然其詩則寄託遙深意味雋永



置之作者之列固無愧焉如右之詩豈得以題之小而薄之哉及觀楊君象濟王君于澤之序乃知君詩文不自收拾此集所存半皆書院課作朋舊閒傳鈔而幸存者然則題之纖小固無怪矣余恐讀者執隨園之說以獻疑故書其詩集之前如此

丁怡生重文序

今所謂字古所謂文也傳曰物相禘謂之文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蓋必相交相錯而後成文昔伏羲氏既畫一以象陽又以所畫之一竝之爲一以象陰於是文字生焉然則文字之中有竝二字爲一字者正如有一

而又有一斯固文之所以爲文矣攬古之文多懸重如秀竝屢載之類率重疊成文而傳世既久日趨簡易學者既不循用浸至失其音讀說文所載如祿讀若箕稌讀若歷明白無疑者固有之矣而如夙之但云兩從此棘之但云瞽從此不傳其音讀者又豈少哉余今年曾以茲字音義詢之詁苑精舍諸君子或云宜音胡涓切或云宜音子絲切迄無定論然則左傳所謂何故使我水茲者宜何讀歟丁君怡生固精舍中高才生也其家藏書爲大江南北最怡生篤學嗜古有子勝斐然之志余方謂天假之年必大有成就孰意其秀而不實與顏

氏子同慨也其從兄松生明經出示其遺書有重文一卷皆就重疊成文者如从字棘字之類博考諸書求其音義此在小學中止爲一端然其用力固已勤矣余因勸松生付諸劖劂以廣其傳使學者藉此以窺古人制字之原其於小學也亦庶乎導之從而至於修矣  
咸甯汪氏義莊錄序  
國家含仁吐惠一民同俗其甄陶天下者悉本古者孝友睦婣任恤之遺則而士大夫亦能激薄俾澆奮用廣施以副 朝廷德意故二百年來用宋范氏義莊成法以贍其族者所在有之而今百又見之於咸甯汪氏咸

甯汪耕餘觀察以縣令起家臻歷監司所至稱循吏汪氏義莊其所創建也先是觀察之尊甫觀瀾先生習申韓家言爲諸侯老賓客生平勇於爲善矜孤頤老惟力是視而尤惓惓於義莊一事蓋嘗述其母王太夫人之言而王太夫人又述其祖母劉太夫人之言兩太夫人皆以窮嫠守志備嘗艱苦於熒熒一鏡形影相弔之時慨然有九族中外同其饑寒之意遺命子孫粗能樹立必建義莊觀瀾先生奉承先志不敢失墜耕餘觀察乃卒成之烏乎兩太夫人高誼雖士大夫有所不逮而有兩太夫人之貽謀必有觀瀾先生與觀察之善繼善述

天人合應理有固然而天下事之有志竟成亦卽此可見世之媿媿不自立者可以興矣義莊旣立述其本末及其章程以示厥後余寓吳下與觀察善乃得受而讀之上以供祭祀下以卹宗族貧乏有養也婚喪有助也子弟能讀者有塾也應試而成名者有慶也婦女之嫠而能守者有賜也是可謂詳且善矣禮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其兩太夫人與觀瀾先生之謂乎莊子曰美成在久其觀察之謂乎皖之大吏上其事於 朝又臚舉觀瀾先生生平事實以聞 詔書褒美建綽楔於其門錫以樂善好施四字汪氏義莊於是大顯而觀瀾先生

之行茲異時亦必列入 國史孝義傳中可以千古矣余承觀察之意弁言於其端則又推本兩太夫人之遺言庶汪氏後昆勿忘所自食舊德而服先疇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也

禮書通故序

自唐以前多有以禮學名家者宋元以來禮學衰息儒者說經喜言易而畏言禮易可空談禮必徵實也 國朝經術昌明大儒輩出於是議禮之家日以精密於衣服宮室之度冠昏喪祭之儀軍賦官祿之制天文地理之說皆能考求古義歷歷言之而彙萃成書集禮家

之大成者則莫如秦味經氏之五禮通考曾文正公嘗  
與余言此書體大物博歷代典章具在於此三通之外  
得此而四爲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余讀之誠然惟秦氏  
之書校而不斷無所折衷可謂禮學之淵藪而未足爲  
治禮者之蘊極求其博學詳說去非求是使學者得以  
窺見先王制作之潭奧者其在定海黃氏之書乎定海  
黃君元同爲薇香先生之哲嗣往歲矣和甫同年視學  
吾浙錄先生明堂步筵說見示謂與余說明堂大旨相  
合余深惜不及一見未幾余來主講詒經精舍始得交  
於君後又與同在書局知君固好學深思之士也曾以

所撰禮書通故數冊示余余不自揣小有獻替至今歲  
又以數巨編來則哀然成書已得十之六七而余精力  
衰頹學問荒廢流覽是書有望洋向若而歎而已承不  
鄙棄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惟禮家聚訟自古難  
之君爲此書不墨守一家之學綜貫羣經博采眾論實  
事求是惟善是從故有駁正鄭義者如冕有前旒無後  
旒射者履物正足非方足是也有申明鄭義者如古者  
冠卷殊謂殊材非謂殊色婦饋舅姑共席于奧謂二席  
竝設非謂同席是也略舉數事雖其小小者然其精審  
可知矣至其宏綱巨目凡四十有五洵足究天人之奧

通古今之宜視秦氏五禮通考博或不及精則過之向使文正得見此書必大嗟歎謂秦書之後又有此作可益三通而五矣余經義麤狃無能爲益而所說冠義母拜之鄉射禮乏參侯道皆頗與鄙說合亦未始不自幸也

錢氏綱目考訂序

自朱子作綱目之後劉友益有綱目書法尹起莘有綱目發明汪克寬有綱目考異孔克表有綱目音訓孫吾與有綱目音釋王幼學有綱目集覽諸儒之書或存或否而其用力於此書可謂勤矣 國朝則有芮長恤之

綱目分注拾遺陳景雲之綱目訂誤 四庫著錄焉乃康熙簡尙有懷甯錢氏之書其書實精審卓然爲紫陽功臣而 四庫未收學者不盡得見甚可惜也錢氏名選字枚一學者稱涉園先生康熙二十四年進士以知縣官廣東未半歲卽解組歸生平致力於綱目一書以九法讀之一曰音二曰注猶孔氏之音訓孫氏之音釋也三曰考猶汪氏之考異也四曰補猶芮氏之拾遺也五曰辨猶陳氏之訂誤也六曰記猶王氏之集覽也七曰評八曰訂自序謂卽評之相異者猶尹氏之發明也九曰按蓋自抒所見有諸家之所未及者是先生之書集諸家之

大成得先生書而諸家囊括其中矣其書舊有刊本兵  
亂以來原版燬焉同縣人楊君鳳儀及宿州邵君景書  
僉謂此書不可無傳求得舊時印存之本重付剞劂兩  
君皆服官吳下因介其鄉人汪耕餘觀察問序於余以  
書帙繁重不能悉致致其弟一函余受而讀之如秦誅  
李斯辨其月誤漢相蕭何辨其年誤建武三年書揚州  
平時揚州未平定爲衍文建武十年書隗囂將時隗囂  
已死決爲誤字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爲殷紹嘉侯當  
作孔何齊此人名之誤明帝永平八年以宋均爲尙書  
令當作宗均此人姓之誤諸如此類皆釐然有當至謂

王莽時匈奴但可書入塞不可書入寇赤眉破廉丹但  
可書殺之不可書誅之則并及書法之未當者朱子亦  
宜引爲諍友劉友益猶未見及此矣其書名考訂蓋卽  
九法之中舉其二以名其書也余深喜先生此書久而  
復顯而揚邵二君抱殘守缺爲鄉先生表章墜緒其功  
亦不可沒也故紀其大略如此

薛心農北行日記序

光緒六年

慈禧皇太后以宵旰憂勤有堯癯舜

徽之疾

詔徵天下通知醫術者咸詣闕下而浙江

巡撫譚公以君與淳安教諭仲君應

詔書君乃偕仲

君於七月己卯首塗逮十月丙辰還浙江首尾九十有八日其中閒於八月壬寅恭詣 長春宮起居逮九月甲申奉 懃旨賜歸首尾四十有三日此四十三日中辨色而入日旰而歸在他人處此真所謂自朝至於日中晷不遑暇食者矣豈廣廈細旃之上可以從容偃息仰屋梁而著書哉乃讀君所著北行日記一卷又何其斐然而成章也夫文章家排日紀行始於東漢馬第伯封禪儀記而所記止登岱一事其後唐李習之來南錄宋歐陽永叔于役志所歷較遠所記較詳然不過山程水驛閒聊誌游蹟而已君之此記則 宮殿

之壯麗 恩禮之優渥與所交京師士大夫人物之瑰奇無不備載而又論醫論詩論經論史悉中官察至其附載各詩或紀游或詠古有他人支頤搖膝竟日不能得者而君於供奉之暇矢口而成之君之才自不可及而君之精於醫亦可見矣不然方惴惴焉切脈處方懼不得當而能以餘事作詩人哉巡撫譚公以君應詔誠知人而君異日必以名醫入 國史方伎傳此一編也亦必爲藝文志所著錄無疑矣

徐若洲簷荀室詩詞序

徐氏爲武林望族文敬文穆兩公以來簪纓相繼至若

洲先生雖沈淪下位然文采風流固足紹其家聲也惜  
不得志落拓一官不得展其驥足而又遭逢離亂鄉關  
淪陷崎嶇戎馬之間故其爲詩多王郎拔劍斫地之氣  
亦有離騷幽怨美人香草寄託之辭讀其詩可知其人  
矣先生年十四補學官弟子員有觀潮賦一篇傳誦人  
口使其得游承明著作之庭豈出東塗西抹諸少年下  
哉且亦安知不以勛業顯繼文敬文穆兩公而起也乃  
位不副才而天又不永其年至今徒以詩詞傳卽其詩  
詞亦多散佚僅於兵燹之後煨燼之餘得此二冊亦可  
慨矣花農抱守殘編不敢失墜其志可嘉余識花農於

微時卽決其爲玉堂人物今果成進士入詞林先生之  
遺意可以少慰先生之遺詩亦必將大顯於時余旣爲  
先生幸又爲花農勛之也

徐花農玉可盦詞存序

溫柔敦厚詩教也詞爲詩之餘則亦宜以此四字爲主  
近世詩人多好黃山谷詩余雅不以爲然至山谷之詞  
尤多俚俗語以此爲詞詞之道卑矣余於詞非所長而  
遇好詞輒喜誦之嘗謂吳夢窗之七寶樓臺照人眼目  
蘇學士之天風海雨逼人而來雖各極其妙而詞之正  
宗則貴清空不貴餽飭貴微婉不貴豪放花閒尊前其



矩矱固如是也花農庶常風度端凝而詩文竝極清妙自幼喜爲詞皆散佚不存光緒庚辰入玉堂後乞假出都自保定至津門道中追憶得如干首錄爲一冊及辛巳春示余於湖上俞樓余讀之無歇轍之音無聾牙之句圓美流轉如彈丸想見張緒少年時風致蓋其所爲詞與余論詞有闡合者昔人稱秦七詞情辭兼勝又稱梅溪詞有清新閒婉之長無詭蕩汗淫之失余於花農詞亦云

顧少卿校經草廬集序

校經草廬集二卷長洲顧少卿先生著先生名曾字駿

文少卿其別字也自幼讀書好窮究經史不屑爲章句之學嘗游廣東爲惠州博羅書院山長晚年館杭州蔡氏蔡劬庵太史念慈其門下大生也此集卽太史昆弟所刻亂後失其版其後人謀重刻之問序於余余讀其集歎乾嘉間老輩學問具有根柢文章亦雅健有法度非苟以浮詞悅人耳目者當是時言漢學者方盛先生若不屑依附者然論易不取先天圖論尙書不信古文則其大者固已得之矣至其與莊司臬書論治盜當先治內地不當專治外洋其言尤爲切要天下事徒驚乎其外而不求之於內未有不敝者先生當我朝全盛

之時所論不過盜賊而已然其意可深長思矣惜原刻  
訾校未精余信手繙帛而亥豕之訛所在皆有未知尙  
可訂正否集中有尤袤傳一篇蓋先生曾與修無錫縣  
志此卽志中之文尤文簡固無錫人也其傳止就宋史  
本傳稍節之末云乞致仕歸八年卒則與史大異史云  
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明年轉  
正奉大夫致仕是尤文簡卒於官卒後始致仕蓋宋時  
自有此例此乃云致仕歸卒殆別有所據歟余少時亦  
嘗客杭州蔡氏距先生之館蔡氏不過六七年而先生  
之集余顧未之見今始見之則不特先生墓木已拱卽

劬庵昆弟亦久作古人而先生之集乃幸存於兵燹之  
餘至今又復顯於世亦可知其文章學問固自有不可  
澌滅者存也

名山福壽篇序

余築書冢於右臺仙館西南隅李黼堂中丞用蘇文忠  
公石鼓詩韵紀之余從而和之已而諸同人得福壽殘  
軀於僧舍壞垣歸之右臺仙館余又用前韵紀之是二  
詩也屬而和者數十人徐子花農聚而刻之刻成問序  
於余嗟乎空山老屋中仰屋著書髮白齒落粗有成就  
而狼藉於塵土之中零落於婦孺之手不得一顯於世

者豈少哉余書甫成而傳播人間旁及海外至區區殘  
稿猶不棄捐卜名山而藏之入諸賢之詠歌供後人之  
憑弔造物者之於我不太厚歟故於茲篇之成漫書數  
語自幸也亦自媿也

蔡子瑾瑤田遺詩序

先通奉公初娶於蔡蔡爲吾邑大姓凡邑中之蔡於吾  
皆母黨也其較親者爲厚齋先生於吾爲舅氏先生有  
三子於吾皆兄弟也其仲子曰銘珏子瑾娶於姚則又  
吾母姚太夫人歸孫也於是又加親焉子瑾年少而劬  
於學雖崎嶇於戎馬之間讀書不輟尤好爲詩其詩雖

未能成家而力追漢魏盛唐之軌度不屑爲近世淫哇  
之音則其所主者正也如子瑾者吾方望其必有所立  
也未及三十遽天天年其娶於姚者亦不久而逝無子  
與女烏乎悵矣厥兄鎮璠瑜卿輯其遺詩得一卷命之  
曰瑤田遺詩以示余曰子瑾之所遺者止此矣讀其詩  
蓋如鍾記室之品袁彥伯所謂文體未適而鮮明緊健  
去凡俗遠者然其中多志微嚙殺之音殆精神渫越有  
發於不自知者邪抑所遭之時然邪蓋子瑾以此一卷  
詩傳而此一卷詩未足以盡子瑾也

日本國史紀事本末序

自古記事之史本於尚書編年之史本於春秋二者皆  
史之正軌也至司馬子長作史記於十二本紀畧具編  
年之意於八書稍循紀事之規而其所尤致意者在三  
十世家六十九列傳夫世家猶或備一國之始終列傳  
則惟載一人之本末史之作爲一代而作非爲一人一  
家而作也乃使盛衰治亂之大散見諸臣傳中而無所  
統一將何以提其要歟荀袁漢紀體本編年而其書不  
甚傳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朱子之綱目繼之始復春秋  
編年之舊袁機仲又就溫公通鑑分事排纂以一事爲  
一篇各詳其起訖節目分明經緯條貫是爲通鑑紀事

本末自此以後明陳邦瞻又踵而爲宋元兩史紀事本  
末於是尚書紀事之體亦爲史家所不廢矣日本建國  
東瀛溯神武元年在中國周惠王之十七年以至於今  
一姓相承垂三千年矣歷世久則事實愈繁紀述亦愈  
不易其國舊史有曰六部國史者編年體也有曰大日  
本史者紀傳體也而紀事之體顧未有聞於是青山博  
士徵文考獻著國史紀事本末四十卷自神武之開基  
以至天智之中興大寶元明元正之治眉輪田狹承久  
之變蝦夷準人之叛服平氏源氏之廢與原原本本若  
網在綱其功力勤矣其體例善矣博士君有令子曰勇

介其國人竹添井井問序於余余聞博士君爲東國世家自其曾大父以來累居史職博士君紹承家學蓋不止如太史公之父子相繼也合數世之見聞以成此書宜其書之博而精矣余固中朝舊史官也而去職既久史學荒無不足贊一辭粗述史家體例以弁其端云爾

鎮海縣志後序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此卽後世郡縣志之權輿自唐以來總志莫古於唐元和郡縣志州郡志莫古於宋長安志及吳郡圖經續記其始惟詳載四至八到山川鎮

戍而已自太平寰宇記錄及人物竝載藝文於是條例愈繁蓋雖一邑之志而全史體裁具矣鎮海之爲縣自隋以前屬於句章唐始於其地置望海鎮梁開平時改鎮爲縣未幾又改望海爲定海宋元明因之而明洪武時又廢昌國縣并入焉

國朝康熙二十六年復於昌國故址置定海縣而故定海縣則命之曰鎮海此今縣之所繇始矣夫自唐至今千有餘年始而鎮繼而縣枕海跨江爲甬東保障徵文考獻顧不重歟邑之有志創始於明嘉靖間國朝兩次修輯今存者惟明嘉靖志及

國朝乾隆志而康熙閒知縣王公士元郝公良桐唐公  
鴻舉所修之志則無存者矣欲稽邑故者舍嘉靖乾隆  
兩志何觀哉今備載其修志姓名并錄其序以存崖略  
焉

明嘉靖志

纂修某某等

備載職名

原序

均備錄原文

雷金科序

何愈序

張時徹序

國朝乾隆志

鑒定某某等

備載職名

原序

均備錄原文

陳鳴夏序

同德序

胡邦祐序

王夢弼序

自乾隆志之後至今百有餘年矣中間兩經兵燹事蹟  
益繁若不及今蒐討更數十年故老云亡遺文散佚歲  
月愈久亦愈無徵其何以信今而傳後歟同治九年豐

順于公萬川來宰是邑以爲欲考來者必觀其往欲善  
後者必監於前乃進邑士大夫與之參稽諸志旁搜博  
采擇善而從凡歷數年之久乃成書若干卷書成懼其  
體例之未能斟酌畫一也以余舊官柱下狃習記載之  
文將全稿寄余吳下曲園俾審定之余時居太夫人憂  
而是年夏又遭內子姚夫人之變家運輒軻心神忉惻  
學問之事日以荒落何足以定得失哉重違來意流覽  
一周閒亦小有獻替捫籥叩槃固不足爲全書之損益  
也

凡纂修郡縣志則歷次纂修之人與其序文不能不

錄然一展卷而連篇累牘不休亦殊取厭余重前預  
修上海志偶出新意於全書之末附序錄一卷卽將  
歷次修志姓名與其序文均納入其中光緒五年鎮  
海志成于印波明府求序於余因爲仿上海之例作  
序錄一卷其文本不足存而此法似可用故錄存之

湯文端公手書九經跋

蕭山湯文端公爲嘉道間名臣清德碩望當代罕有余  
於庚戌之歲以門生門下之門生拜公堂下蒙賜楹聯  
十六字後燬於吳下庚申之亂至今惜之己卯春日其  
文孫伯述觀察以公手書九經見示易書詩禮記論語

孝經孟子爾雅皆全文惟左傳爲節錄本蓋公自入翰  
林以寫經爲日課凡三寫全經此其一也觀其所署年  
月自道光丙午至咸豐元年蓋公暮年之筆矣齊書稱  
沈麟士年過八十鐙下細書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  
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公之所養何愧古人而其德望  
則豈織簾先生所能企哉詩云雖無老成尙有典型敬  
觀翰墨如對典型烏呼其可寶夫

書王氏兩墓志銘後

王子夢薇以其十三世祖賓溪君十五世祖東安君兩  
墓志銘見示蓋皆新出自土者其家乘初未載及兵亂

之後修葺先塋而得之五百年後復顯於世非偶然也  
賓谿君志云宋南渡時自汴遷吳以善賈致雄貲因姓  
其地曰王店今嘉興所屬有小村聚曰王店豈卽其地  
歟抑吳江鄉間別有地名王店也如果卽嘉興之王店  
則吾與夢薇爲鄉人矣東安君志所云大學士梁公卽  
梁儲也明史稱梁儲字叔厚而此云厚齋與史小異亦  
如深甯先生之或稱厚齋或稱伯厚矣據明史宰輔表  
梁儲於正統五年庚午九月入閣蓋卽賓溪君出四千  
斛振飢民之年東安君受知梁公當卽在是歲其祖行  
善於鄉而其孫卽策名於朝亦可見爲善之報矣東安



君志爲文衡山待詔所書而賓溪君之志則書者爲滌  
陰岳梁名蹟稍晦然其書實可與文待詔竝傳他日金  
石家必當著錄不止爲王氏家乘之光而已  
書岳忠武奏草後

岳忠武十年之功敗於一旦千古惜之今讀此奏有不  
出三日掃金必矣之語烏乎孰知十年之功止少此三  
日哉真所謂功虧一簣者矣今年二月間在吳下腐廬  
見前明史忠正公於崇禎十六年咨漕督路振飛文書  
鈐行在兵部之印硃墨猶新及來湖上又見此冊洵眼  
福矣惟史公咨文乃當時胥吏所爲且其事亦止咨留

一將官無大關係不如忠武此冊尤可寶也冊中奏草  
八篇申尙書樞密狀一篇汝玉倪公題曰忠武奏草乃  
概言之耳

書朱椒堂先生鍾鼎款識遺稿後

朱椒堂先生鍾鼎款識遺稿四冊乃阮文達公積古齋  
鍾鼎款識之藍本自湯文端以下諸家跋語言之詳矣  
今年秋其從孫竹石觀察出示余余觀一本題鉏經  
堂金石跋六字文達以硃筆改書積古齋續鐘鼎款識  
八字則其爲積古之先河固無疑矣然其中有先生原  
文而文達改定者亦有文達草稿附入先生之書者蓋

文達當日本以編定審釋屬之先生積古齋序固明言之則兩家之書卽一家之書不可得而別矣故如商舉已卣抹去謂字改作平胡朱某云此固采取先生書之明證而如周季頌鼎引朱云王疑是王子朝至積古款識竟云案周王無徙居楚麓事此王疑是王子朝不復明其爲先生之說可見兩家之不分彼我矣其中亦間有異同之處殆偶未商定者乎然如商雕伯癸彝雕下一字阮作伯此作祖商單父辛彝作下一字阮作好此作民周姬單匜第一字阮作龙此作奕觀其筆跡實是文達手書殆初說如此而後又改易之也周伯據敦有

文達手書謂非據字當作木旁虎攄下盧字乃攄之省攄攄爲作器者名字及觀積古款識則仍作據字而以盧字爲祖之段字周正考父鼎先生用錢獻之吳佩叔說云蔡宣公名考父并述文達說云孔子七世祖不當作文王尊鼎定爲蔡侯器及觀積古款識則仍主孔子七世祖說而以文王爲商之文丁蓋古人著書不厭反復詳求文達筆削之精意非先生此書則不可得而見矣惟如丁師卣戲下一字先生作霩謂見集韻阮則作霩謂卽靈字而又疑其辭然則不如竟從先生作霩矣子荷貝父乙先生云未詳何器據阮本則是商彝豈先

生當日但見其銘未見其器乎然亦有此有而阮無者如商已癸商戊己商父辛商父乙商父甲諸鼎商尊棊壺周咨尊周主父乙彝漢啟封鑑之類是也諸器中多有阮筆增益字不知積古款識何以遺之然則此書也不特可見文達之精意并可補積古之缺遺後世講求吉金文字者讀積古齋書尤不可不觀先生此書也

春在堂雜文三編卷四

德清俞樾

張任庵同年六十壽序

余於道光庚戌成進士前乎此者爲丁未榜後乎此者爲壬子榜是兩榜者內而卿貳外而封疆踵相接也吾榜介其中稍形落寞談者有蜂腰之訕然而同榜諸君子實多奇偉英俊之士其秉心公亮方圓可施者不乏其人蓋以榜運論雖若少遜以人材論固不居丁未壬子後也余頻年僑居吳市霄漢故人日就疏闊而任庵觀察張君適需次江蘇乃余庚戌同年也追惟曲江游

宴之雅迄今二十有九年而君之齒亦既六十矣吳下諸君子與君同官者咸願爲春酒介眉壽而屬余文之以言余既有同歲生之誼而君數十年來政績之卓卓可傳者又惟余粗知其略然則安敢以鄙陋辭哉竊惟吾榜中奇偉英俊者固所不乏而如君者尤余所心折者也君以弱冠遊庠每試輒冠其曹己酉領鄉薦庚戌捷南宮釋褐授山西嵐縣令其地爲隋時樓煩故郡林麓黝儵風俗善良君鳴琴治之不勞而理舊無書院乃集秀艾之士月一試之出奉入所贏爲士子膏火之資每進諸生討論經史兼爲講說宋五子書一時化之若

鮑德之在南陽任延之在武威焉潘陽爲我朝豐沛

舊都陪京重地君以首善之邦宜先清犴圉以昭

聖世時雍之化維時簿書填委積至二百餘事君於一年之內掃而空之疑獄數事立與平反父老歎爲霹靂手相國倭文端公方兼尹事以之上聞

璽書褒美

焉及其牧甯遠州也有姚氏者以季父與兄之子訟紛拏不解垂十年矣君曰父子無獄兄弟之子猶子也反復開導各流涕而去昔韓延壽治昆弟之獄閉閤自咎梁彥光治母子之獄使觀韓伯俞像所謂以德化民者歟甯遠古柳城也實爲夷庚孔道往來之衝君下車之

始四郊多壘東則義州西則永平府皆以民變成官圍城而島夷之內犯者飛艦巨艦雲集乎其南大盜李鳳奎聚黨萬人羈賊蠶番乎其北君親率搏力勾卒禦之四竟禽殘翦猾綏綏有眾故雖寇在其垣而民不知兵沈鋒靜柝遂以無事緬維中興以來 朝廷旁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凡有守一城捍一邑俾封狐雄虺不薦食我黎甿者輒不次用之往往以守令之官超擢監司甚或總十連而督八州赫然居都府之重若君之在甯遠其龍驤鳳矯之略抱冰握火之誠亦豈有惡歟而依流平進曾無超棘之兆何也得無庚戌榜運實有以

使之然乎然君之居憂而僑寓於晉也今相國香巖英公方爲晉撫實奉 大廷密諭以君性情樸實勇於任事宜量加委任漢丙吉所謂朝廷已知弱翁治行者不以此徵之乎英公命君佐理團練之事豫寇壘犯茅津以備嚴不得渡君與有力焉及其來江蘇也先攝行丹陽縣事丹陽爲賊踞最久收復之後彫劫尤甚君招集流亡開墾田畝餓者予之糜呱者予之乳開橫舍以課士修祠宇以祀神辭訟以平賦役以均良善者右之暴亂猶犯令者嚴治之丹陽大治時曾文正公及今相國合肥李公皆大獎異曰佳乎吏也乃使之宰吳縣吳縣

漕糧甲天下輸納者舊有大小戶之分君一律徵收無所偏廝創設恤孤堂凡幼而無父者鞠養之教之讀書教之技藝又設官醫局庀瘍皆造焉他如平江書院及昭忠祠節烈祠以及韋白周況之祠諸載在祀典者繕完葺之百廢咸舉而其所以爲治者悉與丹陽同吳縣亦大治積優成陟報最於朝詔以知府用加道銜焉君恂恂儒雅雖任繁劇不廢丹鉛所著有鑑古齋稿仕學類編臨民隨筆諸書蓋學古入官之君子也諸公子稟承家學咸克有聞於時而其長君以孝廉方正徵砥學勵行尤爲鄉里推重其第三子中書君以癸酉舉

人成甲戌進士適與君之以酉戌聯捷若合符節士林艷稱之哲配吳夫人事舅姑以孝治家以儉且勤長君二歲其生辰後君一月一以仲春一以季春桑弧繡幌後先暉映時和氣晚草長鶯飛於以祝延齡而慶多祉不亦美歟余切人不媚不爲浮詞惟願君康強逢吉眉壽無疆異時治績彰著天子用漢廷黃霸故事徵拜三公使海內知庚戌榜中固多奇偉英俊之士而爲談榜運者一雪此言也則余雖跼伏田野與有榮施矣吳母張太夫人八十壽序

光緒建元之四年太歲在著雍攝提格子健大中丞以

壽母張太夫人行年七十有九乃卜正月之吉於吳中  
節署預稱八艷之觴禮也其時游列戟之門登戲綵之  
堂者莫不希講鞠脰奉觴而雅拜善頌善禱華藻雲飛  
誦窈窕德象之篇寓眉黎臺駘之祝於是吳下搢紳先  
生及四方士仁之來游於吳者咸就懋而謀俾獻一言  
以侑兕觥以祈黃耆然懋西浙之鄙儒也聞見偏隘語  
言樸陋奚足以焜綠純而耀彤管哉既而思之伯陽父  
有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昔歲太夫人七十生辰中丞  
方官京師將乞壽言於輦下諸君子太夫人貽書戒之  
曰余生平無他長恭儉勤慎至老不渝但當紀實無取

諛詞然則獻言於太夫人者豈必比物荃蓀連類龍鸞  
喬喬煌煌以瓌璋連玆爲能哉亦紀其實而已矣竊嘗  
三復太夫人之嘉言懿行爲之淵乎深思而不禁有感  
於孟子之言所謂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斯言也爲傳說諸人言之似非閨門之內婦德  
母儀所可比擬然事雖不類而理則相同方太夫人之  
歸贈光祿公也婉嫕淑慎不愆於儀其事贈公也莊以  
敬其事祝夫人也柔以恪凡女君所有事者率以身任  
之上而營蘋繁行潦之薦下而具秋韭冬菁之饌籩簠  
稱穗焉鍼管線纊焉尊者之廁窻兒童之禮褊煩擱之

肝飾之未嘗以倦飢告當中丞之始生也因積勞故乳  
漣不繼煮米作糜擣粉爲餌以止朝饑中丞少時有伏  
瘕之疾職是故也卽是以徵而太夫人之黽勉有無不  
遑寢饋可以想見矣夫來伸往屈者義易之微言也前  
沈後揚者越書之精語也人徒見太夫人之緜福絝齡  
增榮益譽從而詠歎之歌舞之而不知數十年來動心  
忍性如此其勤恁也其在太元曰蒼木維流厥美可以  
達于苞瓜蓋造物者不妄以福澤予人雖聖賢君相必  
先使閱歷艱難然後錫之以多福故孟子所言爲千古  
不易之論事有大小其揆一也以太夫人之令德又克

勤於厥職祥源福緒積愈厚而流愈光中丞起而承之  
宜其金榦玉楨倜然不可及矣當中丞爲諸生時已負  
文武幹濟咸豐八年粵寇犯固始圍其城中丞佐邑令  
張公力求捍禦之法弔以鐵鑊縱礮而昇之又穴浚塹  
實壺鑼瓶甌以偵之備梯備突悉如古法三閱月而圍  
解一時翕然稱知兵焉旋舉於鄉至庚申而成進士以  
朝考第一人入詞館羣公卿士咸知中丞以交通而  
兼武達俄有詔使從團練大臣毛公治兵於中州敵  
于敕甲鴉然成軍轉戰陳宋汝息之間稜威首塗多壘  
雲徹麾城漸邑若振槁若發體其受主知而膺大



任基此矣 天子疇咨海內並建豪英冀得非常之人以副不次之遇中丞乃由翰林學士拜湖南布政使登文石之陞涉赤墀之塗 兩宮皇太后召對垂詢太夫人年齒并問汝母同行否拳拳慰問恩意有加方之古人所謂馮親入舍荀母從官未足喻此榮遇也屏藩南楚未逾再稔而拜鄂撫之 命一歲三遷由鄂而皖由皖而蘇節鉞所臨奉慈輿而俱至太夫人安神閨房之內優游北堂之上頤性養壽有晬其容猶以爲清福者造物所忌深有味乎魯敬姜之言君子能勞後世有繼是故貴而勤富而儉持盈以約處泰而謙夕惕

若黃不敢自暇自逸則太夫人之恭儉勤慎至老不渝信而有徵矣中丞之爲湘藩也湘中莠民羣聚爲亂太夫人謂天地好生 朝廷仁愛命中丞繫散其黨毋多戮一言省刑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及來江蘇適江北州縣有荒於旱者饑民就食南來太夫人出已貲助施粥又命中丞捐貲爲僚屬先集銀盈萬資遣北歸嘗讀後漢書崔寔傳寔母有淑德博覽書傳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功焉以太夫人方之亦何愧乎當百卉含葩之始爲八十常珍之慶太夫人御貂裘扶鳩杖拜綠純黃玉之 誥而羅金罍玉觴之奉樾以年

家子拜宣文君堂下不敢以風語華言瀆陳清聽敬體  
太夫人雅意紀實而陳之且推本其所以致此之由皆  
所謂切人不媚者太夫人聞之或亦听然而笑不以尋  
常輦輓之詞屏之乎

其二

爲文漕帥作

昔後漢馮勤之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謂諸王曰  
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又宋王禹偁母嘗至禁中賜寶冠  
霞帔問所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義長則訓以詩書  
太宗歎曰孟母也此二母者皆以生有賢子名動九重  
天語褒嘉流傳史策豈非笄珈之至榮闈門之盛事歟

乃今又於吳母張太夫人見之方子健中丞之官翰林  
也

兩宮皇太后召見問母年歲又問精神如何

及開藩南楚又承

垂問汝母同行與否

兩

宮皇太后加意大臣之母拳拳慰勞恩禮有如此固

聖朝孝治天下之至意而非太夫人之賢其何以膺  
多祉而承異數歟太夫人之教子一以詩書禮義爲主  
而今歲七旬晉九開第八艷又適與馮母年歲相符春  
日載陽風和氣晚吳下諸君子瞻慈姥之峰拜宣文之  
坐咸願作爲詩文博太夫人之一笑珠零錦燦華藻雲  
飛而屬文彬爲乘韋之先文彬以一江之隔未克登堂

拜母然同官爲寮式瞻清懿敢不揚挖而陳之惟太夫人以清門淑質及笄而歸贈光祿公漪園先生小心翼翼受命不遷事贈公及祝夫人前後五十餘年莊以敬和以順撫嫡諸子推燥居溼咽苦吐甘與所生無異佐理家政上而春秋魚菽之薦下而晨昏并日之事無一不身任其勞數十年中未嘗一日坐而嬉也當中丞之生也太夫人方佐贈公暨祝夫人治先人大事千緒萬端寢饋不遑焦肝灼肺乳湮告竭乃煮糜粥和餽餌粉資以就口食食而不化結痛在腹厥病爲伏瘕太夫人曰是脾病也脾之言裨宜用良藥裨益之十齡以外乃

始有瘳卽此一端而太夫人之勤於所職具見矣傳有之賢者急病而讓夷詩有之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可爲太夫人誦焉嘗撫中丞而勉之曰吾先後生子三惟汝獨存而幼極羸弱今幸成立宜守身自愛勿忝所生中丞稟承慈訓益劬於學玉楨金榦大顯於時自爲諸生時已卓然有聞矣咸豐七年固始大饑謂中丞曰先公在日與祝夫人俱好施與冬寒則衣之衣吾手紉也夏暑則藥之藥吾手丸也今餓莩相望其何以承先志哉中丞奉命乃謀於同人用黔敖故事爲粥於路以食餓者其明年有寇自毫來圍其邑激矢童飛礮石雷駭

十有九日烽火燭天太夫人在危城中處之夷然命中  
丞與諸兄率族人以登陴勛以勿怠慰以勿恐是歲之  
秋粵寇又大至長圍外合潛隧內攻木石將盡樵蘇俱  
困中丞與於守城之事用墨子備梯突蛾附之法佐邑  
令張公捍禦強寇無晝無夜棲止敵樓偶一歸省起居  
太夫人必詳問賊勢盛衰及戰守機宜其後賊穴地發  
機火烈具舉城東南隅陷焉用木石楹柱之危於累卵  
太夫人陽陽如平時曰是有命也自冬至春三閱月而  
圍始解中丞經文緯武之略於此可見一斑而太夫人  
之深識定力亦迥非恆情所可企矣中丞旋舉於鄉至

庚申而成進士以朝考第一人入詞館廷議推重  
有禁中頗牧之譽詔隨團練大臣毛公以搏力句卒  
之法保衛鄉里嗣是崎嶇戎馬轉戰於陳宋汝息間屢  
瀕于危太夫人惟以王事為重嘗舉霍票姚何以家為  
之語為中丞勛數年中風纏露沐不遑啟處麾城擻邑  
掃清逋殘中丞之受主知膺大任蓋始基於此矣  
故雖以嚴徐東馬之才備文學侍從之選天子知其  
其才可大用先試之屏藩之任於是有湖南布政使之  
命踰年而撫鄂俄自鄂而撫皖又自皖而撫蘇國  
家以翰苑為儲才之地東垣上相西垣上將咸隸文昌

然出承明而膺節鉞一歲三遷未有如中丞之速者也  
太夫人安車就養侯福貞貞規筴集模遇事垂範方中  
丞之莅湘也湘中莠民嚮集爲亂太夫人曰天心仁愛  
宜仰體 聖慈俾就解散及中丞來蘇適奉 朝命  
籌議海防太夫人曰爲政當持大體勿遷就目前留貽  
後患此其所見度越尋常豈僅丸熊畫荻之妾妾者乎  
去年江北州縣有荒於旱者饑民就食而南太夫人出  
貲千緡以助施粥今年又命中丞捐貲爲倡集金巨萬  
遣送北歸語曰仁者壽宜太夫人之縵福綉齡虹洞無  
厓也方今 天子敬奉 兩宮蒸蒸日上孝推恩

於大臣之母有加無已太夫人年登耄耋神明不衰異  
日以百齡壽母恭逢 慶典嘉錫便蕃優禮隆密視  
前所稱馮勤王禹偁之母必有大過之者文彬幸與中  
丞同官當得與聞其盛也

其三

爲沈制府作

光緒建元之四載 天子方敬奉 兩宮皇太  
后璫輿彩仗鳴玉慈庭尊履蒸蒸奉承洪業於是蒼烏  
見而延嘉生織女明而鉤鈐耀一時士大夫家咸有眉  
黎之壽母祥流喜洽雲蒸川增益非徒 聖世之祥  
實亦 兩宮皇太后曼福綉齡之兆也方春始和

溫氣應節百卉含葩萬物棣通大中丞子健吳公於三  
吳節署爲尊慈張太夫人稱八艷之觴蓋是歲太夫人  
行年七十有九矣古者奉觴上壽非有常期以歲之正  
以月之令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禮也吳中諸君子莫不  
披華啟秀傾液漱芳以將其善頌善禱之意而屬葆楨  
以一言爲乘韋之先雖然玉笈金箱之記翠嬀元扈之  
冊固有識者所嗤鄙豈足以陳於宣文君之前哉往歲  
太夫人行年七十中丞方官京師徵文於其僚友太夫  
人戒之曰余生平無他長惟恭儉勤慎至老不渝但當  
紀實無取諛詞竊敬體此意卽以太夫人之言爲太夫

人壽徵之壺史考其大端屏浮詞而紀實事惟太夫人  
之歸贈光祿公漪園先生也堂上固具饜餼醢酒醴佐  
女君而敬進之請漱請澣必以其時其事贈公也莊姝  
而禮其事祝夫人也淑嫺而和數十年中無纖芥之失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於斯覘之矣此太夫人之恭且慎  
也嘗訓中丞曰自汝曾祖以來蟬冕交映台衮相襲凡  
四世矣語有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宜戒子孫毋蹈世  
族奢淫之習故其生平務以節儉爲家人表率一衣一  
帔非敝不易雖副笄六珈象服是宜然所曳屣者往往  
猶微時笥中物也此太夫人之儉也贈公以名翰林官

西曹陳情歸養絕意仕進終身以泉石自娛不屑屑於  
家人生產而祝夫人又體弱善病故家政無巨細悉委  
之太夫人井曰焉刀尺焉節羹則粥以祀先人衽衽鞵  
戲以撫諸子有無龜敏朝斯夕斯當中丞之生也以積  
勞故乳湏竭焉爲粥糜以飲之和餽餌粉資以食之其  
勤恁可想矣近歲以來安神閨房之內優游北堂之上  
宜乎頤性養壽與物爲春而太夫人顧有味乎魯敬姜  
之言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無日不進諸孫而恣慢之  
曰清福者造物所忌自暇自逸非吾所敢出也此太夫  
人之勤也夫恭慎若彼儉且勤若此太夫人所自道者

洵不虛矣乃更有出於恭儉勤慎之外者當中丞爲諸  
生時適粵寇犯固始圍其城長圍外合潛隧內攻彤珠  
星流飛矢雨集羣情猶與與儻焉若不可終日已而  
焚杆燒掇屋瓦皆飛太夫人處之夷然曰是有命也命  
中丞從縣令張公登陴固守高臨有備蛾傳有備梯突  
有備凡三閱月而圍解中丞以知兵聞於 朝實始於  
此賢母之教也是太夫人持身慎而遇事勇也方中丞  
之爲湘藩適湘中有莠民嘯聚爲亂或議芟夷蘊崇之  
太夫人曰是非所以體 朝廷德意也命中丞殲厥渠  
魁餘皆繫殺遂以無事及中丞移皖撫之節來撫三吳

江北州縣有荒於旱者流民就食渡江而南萍浮蓬轉  
不遑啟處太夫人命中丞捐俸錢爲僚友倡而又出己  
貲助之用齊黔敖故事爲粥於路以食餓者春和氣晚  
遂予以資糧扉屨使得扶老攜幼繼負而歸履縷之氓  
謳吟盛德厥聲載路是太夫人之治家儉而惠下仁也  
中丞出方雅之族負文武榦濟而又稟太夫人之教故  
能蜚英騰茂大顯於時由翰林起家數歷中外出承明  
之廬而卽受方牧之任未逾再稔遂授節鉞當其登文  
石之陞涉赤墀之塗  
兩宮皇太后召對詢及太  
夫人年齒精神雖古人所謂馮親入舍荀母從官不是

過也此固中丞之立身揚名自顯其親而太夫人之令  
德獲報於天亦至優且渥矣自此以往康強逢吉眉壽  
無疆以德門之壽母爲  
熙朝之人瑞增始昌而永  
極長葆楨幸與中丞同官江南與聞盛事而爲官守所  
拘未克登堂上壽謹獻此言以侑春酒而祝臺萊與太  
夫人但求紀實無爲浮詞之雅意庶幾其有合乎

其四

爲許信臣前輩作

昔在道光中葉乃釗奉使中州典司學校行部申息閒  
踰春風之嶺登修竹之臺其地曠朗其人威紆文物之  
盛甲於兩河而固始吳氏尤爲衣冠著姓蟬冕交映台



衮相襲於其時識今大中丞子健吳公焉玉質金相英  
髦秀達懷文抱質鷹揚其體望而知爲當代之名人魁  
士矣光緒之初中丞移安徽之節來撫三吳下車逾年  
適江北州縣有荒於旱者履縷之氓就食南來流飄千  
里道盡途殫扶老攜幼不遑啟處中丞以太夫人命捐  
廉俸爲僚友倡而太夫人又出已貲以益之饘粥焉衽  
席焉資糧屣屨焉俾萍浮蓬轉之人隱隱得所時和氣  
晚禔負而歸於是塗懽里忭咸含和而頌太夫人之德  
曰是殆所謂天布者乎昔罕樂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  
德遐紀宜太夫人之登壽車行福塗翔機集蝦虹洞無

厓矣乃釗作而言曰諸君子但知其一未知其詳也乃  
釗幸得在通家之列蓋嘗讀其壺史而知太夫人富仁  
寵義裳信衣忠有非尋常婦德所能及者請揚挖而陳  
之太夫人之歸贈公漪園先生也佐祝夫人庀家政剖  
豪析芒巨細咸舉撫嫡諸子推燥居溼擁樹之舖啜之  
與所出無異中丞之生也太夫人以疲羸券倒乳不流  
漣乃煮米使糜爛和餌養之屬黏教而食之中丞齟齬  
之歲恆有癥瘕之疾職是故也贈公及祝夫人晚年多  
病稱藥量水出入扶持惟太夫人是賴常有味乎敬姜  
勞逸之言故雖中年以後可以少休而瞿瞿然不敢自

暇自逸聚諸孫而課之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者一日之間三致意焉當粵寇之犯固始也中丞以諸生從縣令張公守城外則隆衝以攻內則渠幘以守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於樓上焚杆燒掇屋瓦皆飛太夫人處之夷然曰是有命也其雅達而聰哲爲何如歟中丞旣成進士入詞林 朝議以其兼有隨陸之文絳灌之武爰命從團練大臣毛公治兵中州由是纒風沐雨轉戰陳宋汝息閒免起鳧舉若奉漏甕而沃燄釜太夫人勉以戮力王事無以家爲念用能禽渠翦猾所至有功昔唐畢誠以學士召對論列破羌之狀懿宗大悅謂不期

頗牧在吾禁署中丞以詞臣躬履行閒視古人有過之矣 天子知其才可大用由翰林學士拜湖南布政使未再稔遂授節鉞由鄂而皖而蘇一歲三遷爲人臣希有之遇其始赴湖南也 兩宮皇太后召對便殿問太夫人年歲精力又問汝母同行否拳拳之意厚地隆天非太夫人之賢其何以副此異數乎竊嘗聞於中丞而得二事焉其官湘藩時適湘中有莠民煽亂或議禽獮而草薶之太夫人曰毋 朝廷寬大若剗殄無遺非所以副德意也其解散之便此太夫人之仁也及中丞甫至江蘇奉 命籌議海防維時風車火徼之

民麇集於內地持羈縻之議者率多依阿其間太夫人  
曰毋爲政宜持大體若過於遷就何以善其後乎此又  
太夫人之智也仁且智是謂賢矣太夫人之賢如此宜  
其享大年而受多祉仁者之壽智者之樂備集於一身  
也歲在著雍攝提格太夫人行年七十有九矣中丞乃  
於節署稱觴預慶八豔禮也古者奉觴上壽非有常期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吳下士大夫  
登戟門而拜狨座咸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此  
盛世之休亦三吳之慶也以瓌璋連犴之辭寓眉黎臺  
駘之頌星稠綺合瓊瓏其聲極文章之大觀矣惟是往

歲太夫人七十生辰中丞徵詩文爲壽太夫人戒以但  
當紀實毋爲諛詞然則辭宏意淺飛蓬不賓雖復舍跨  
劉郭陵轢潘左豈太夫人所樂聞哉乃釗幸與中丞有  
一日之雅獲聞太夫人珍禕懿鑠之行知其上承  
聖朝恩命而下詒令子賢孫無疆之休者固自有在謹  
舉其大端著於篇若夫閨門之瑣節輦輓之恆詞固不  
足以陳於前矣

譚序初觀察五十壽序

代吳子健中丞作

徐州古彭城也地形便利人民勇悍爲南北之襟要而  
秦漢以來用武之地昔東坡守徐州上言其地三面被

山其城三面阻水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是以項羽旣入關而還都彭城魏太武以三十萬眾攻彭城不能下其險要可知矣自宋至今又數百年而山川風俗未改於昔 國家特設徐州道一員轄邳宿銅豐桃源諸州縣而駐徐州於以蔽遮江淮聯絡梁宋固視他路尤要哉光緒四年徐州道缺員制府沈公與元炳合言於 朝請以蘇州府知府序初譚君權攝是職誠以除暴安良整紛剔蠹非得開達理幹綜事精良如君者不能勝任而愉快也君以銅虎符權觀察使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一道福星行有日矣而是歲二月

其日壬辰爲君五十初度同官諸君子咸願以一尊爲壽而屬元炳爲揚解之言元炳幸與君周旋雅知其治行謹固不得而辭然而祝嘏之浮詞非君所樂聞亦非鄙人所屑爲也請爲諸君子徵其實君於己未歲登賢書壬戌歲成進士旋膺清華之選以文學備侍從羣公卿士咸器重之在翰林時已負重望內制外制諸文半出其手玉堂清要之職擇人而任君久於其事學士院咨報中書樞密多所裁定京兆之試兩充分校官所得皆知名士俄行取江西道監察御史 天子知君之才命督理五城街道兼巡視中城於是奏改爐房銀市

章程以杜積弊又鑒於唐代回紇之畱京師者創造邸第或伏甲其中出中涓橋與軍人格鬪乃申明先王荒服之制嚴戎夏之辨而峻出入之防有輸金幣欲易地一區者力持不可方是時君猶爲京朝官而風采隱然孔愉公才丁潭公望已兼而有之矣元炳雖與君同官京師然以從戎中州方轉戰於陳宋汝息之郊崎嶇戎馬不遑寢處以故相從之日較淺及奉命撫吳而君適以臺諫出守南蘭陵於是其風政修明卓然比美於古之龔汲張杜者乃有以得其詳矣君之治郡也令則行禁則止法之所及如百體之從心網維補緝隨宜

經理完殘奮怯皆有條次仁如春陽威如秋霜銅斗鐵尺市不豫賈常州所屬有馬蹟山者島嶼繇邈林麓黝儵時出田豕殘民禾稼君躬履其地搜原剔藪籠山絡野青塍白獫聚而殲旃殆所稱亂羊永除害馬長息者乎胠篋發匱之盜每於歲暮踰人牆垣竊人金玉蚤索雖有沈命之法莫之能禁君嚴定相保相受之令每十家輒使縣一燈萬喧沈寂之時蠟煙如燾照耀街衢宵人望而裹足比戶晏然犬足生鼈毘陵之民至今稱焉及移守姑蘇政如其舊而益之以沈毅之力以吳下爲繁華淵藪女閭三百相沿成俗乃痛治之娼婆婦駟有

犯必懲又以市所用錢不如律令斑駁黑澀風飄水浮  
乃稽大農成式每一錢以重二銖八十有八黍爲率著  
爲金布令甲罔敢踰焉至於海外腐腸之藥流毒中國  
逐臭之夫趨之若鶩通閩帶閩之間桑戶椳樞籬條葦  
席抽簪招燐熒熒相望談者比之崑山之鬼市藏垢納  
汗無所不有不軌之徒麇集其中君尤惡之有厲禁焉  
昔元公治周設萍氏以禁酒況其弊百倍於酒者乎首  
匿知從之律正宜施於此矣大都君之爲政有冬抱冰  
夏握火之誠有石不奪堅丹不奪赤之志故始雖羣情  
疑殆噴有煩言終能析愿禁悍化鴟爲鳳其聽獄訟高

坐堂皇縱民觀聽苞苴竿牘不敢入其門左右便辟不  
能食其意下車未及再稔而走卒兒童謳吟德政若廉  
州之歌顏有道澶州之頌韓大中矣漢時二千石有治  
理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  
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之吏治比隆三代方今  
天子勤求上理加惠黎元君起家詞臣出而典郡政平  
訟理積優成陟丙吉所謂朝廷已知弱翁治行方且大  
用者可計日而待彭城之行爲之兆也君精神淵著家  
門鼎盛諸公子金友玉昆後先輝映其長君已官農部  
矣春日載陽氣和時晚爲春酒以介眉壽三吳父老咸

懷去思而黃樓之下歌來暮矣不才忝持使節深幸與君同官得以相助爲理也因臚舉君之善政而著於篇以自附於古朋友見善相告之義視彼祝嘏之浮詞庶有異乎

嚴母王太淑人八十壽序

代錢湘吟同年作

詩大雅旣醉之八章曰釐爾女士鄭康成以女士爲女而有士行者又繼之曰從以孫子康成謂生賢知子孫以隨之然則子孫之賢且知固由祖若父之積善餘慶而亦由於其母之賢於詩固有明徵矣雖然斯于不云乎女子之生惟酒食是議而已歷觀諸史自東漢而後

必有列女一傳其中所載或以節著或以才見要皆女之行非士之行也女而有士行者自漢至今不多見乃今見之於嚴母王太淑人婺源王氏固右族也其大父葑亭先生父竹嶼先生敷歷中外光名滿天下太淑人在室時明詩習禮淑慎其儀年十八歸某甫先生當是時嚴氏號素封靡衣鮮食家訾累數巨萬太淑人從容言於君姑蔡太恭人曰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善逸身者不殖盍積德以貽子孫乎新婦匳中有敬信錄一書惟大人畱意焉蔡太恭人從其言寒者衣之病者藥之物故者稽之嫠無依者賙之行十數年不倦其在周

易坤爲吝嗇然則吝嗇固坤德之常也太淑人始來歸已宅心醴粹若此有古鍾離子葉陽子之風所謂女而有士行者非歟最太淑人數十年重名義輕貨財實於此乎肇之某甫先生以郡丞官滇中遷太守陟監司至輒有聲而所官多瘠土奉入不足仍取給於家先業耗焉殆古所稱以久宦減其產者甲午歲以昭慶府同知駐大關是歲其地大侵民匱於食剝榆掘草煮木爲酪先生出白金四千兩振之謀於太淑人無難色焉嘗以轉運滇銅入京道出於蜀蜀江之險甲天下雷响電激下五上百決帆摧撞日或數見有善士李君募人鑿石

剡險爲夷請於先生願得兼金五百以助厥役適有以翡翠條脫求售者問其直亦五百先生曰吾橐所齎五百金耳購此乎飲彼乎太淑人曰是不待再計而決者也臂支腕約非吾所須卽傳之子孫亦一玩物而已若助彼善舉醴艱卽安使行者享無窮之利不亦美乎先生欣然從之及知順甯府也有土司無嗣議旁襲權在郡守有奇爲後者載寶而來南金北毳濯濩滿前峻卻之太淑人喜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君之謂矣先生之疾且篤也太淑人爲文籲天請以身代刺十指出血書而焚之竟無效身後蕭然敗瓊弊



席無銖金寸錦之儲且嘗以公事假用官錢二千餘緡  
太淑人曰吾夫子生平以清節自勵不負民可負國  
乎凡親故賄賂承舍之物悉出以償官猶不足斥買衣  
飾以濟之可謂隘然不滓者矣歸自滇而道梗遂留於  
黔五五既畢其少子某甫太守故畱黔奉母者由丞遷  
令琴鶴所至奉版輿以臨之風政修明流愛於人母教  
也以邊地無良醫親製藥餌以施病者歲活無算民尤  
感之壬戌之秋攝郎岱同知而寇大至長圍外合彤珠  
星流太淑人惟勉以效死勿去城竟獲全用是功晉二  
千石俄由思州移知石阡府所屬荆竹園乃莽賈之野

昧莫之垌固萑蒲淵藪也乙丑夏五賊乘間突至謀者  
應之城遂陷太守巷戰戕焉太淑人聞變急命臧獲輩  
抱其孫及孫女三人踰垣出匿民舍而自率子婦及兩  
女投荷池中水淺不死賊去僕媪咸集出之池中是時  
仲子緇生同年適請假在籍聞難奔赴而太淑人已由  
大江東下遇於漢奉之歸歸里數年患暴痢甚劇其幼  
女割肱肉和藥以進翌日乃瘳而女俄以微疾卒其事  
始顯同鄉士大夫之宦京師者請於朝旌其閭烏頭  
綽楔一如故事太淑人雖甚痛之然曰吾子死忠吾女  
死孝爲老人光榮不已多乎其中女歸沈仲復廉訪爲

繼室太淑人謂諸子曰汝父五踏棘闈不獲一歌鹿鳴之詩心豔玉堂如在天上今一子成翰林一女嫁翰林亦足慰先人地下矣緇生同年奉北堂之訓居鄉惟以行善爲樂嘗賑飢民七萬有奇誓於神無秒忽之私創建書院於青溪俾秀艾之士諷誦相靡命曰立志繩樞甕牖中嬰倪媼多棄不育會集同志與之乳與之餼命曰保嬰而其尤善者在革樣盤樣盤者縣官收漕之時盛米於盤呈盤於官驗米質也相沿既久吏緣爲姦樣米不反於民樣盤日大於舊緇生力言於大府革除之此一事也尤爲太淑人所喜云丁丑戊寅閒晉豫大

無長君伯雅太守奉合肥相國之命設賑局於滬得金十二萬兩有奇太淑人喜見顏色謂饑色饑顏得此續命與爾弟之革樣盤同一功德也蓋太淑人好施樂善老而不衰殆其天性然乎反坤性之吝嗇而爲乾德之普施所謂女有士行者至此益信則其子若孫之多而且賢正詩人所謂從以孫子者又曷怪焉自幼工書畫嫺吟咏著有寫韻樓詩鈔今年四月爲太淑人八十壽神明不衰人有求詩畫者猶能應之寶廉幸與緇生同年敬獻此言明太淑人爲當代之女士於以奉春酒而祝眉黎庶有異於尋常鞞祝之詞乎

何竹君八十壽序

余昔嘗服膺馬少游之言乘下澤車騎款段馬稱鄉里善人以爲士能若是亦庶幾守約而居沖者矣雖然余猶惜其抱雌節而不知所以恢之也夫鞠躬履方者縛紕之操也意行如天者孔德之容也苟徒鋌然不滿鞫錄疾力而已亦何足以稱天布哉若竹君封翁則不然何氏在徽固名宗望姓也自其五世祖時由歙而遷於杭以西湖山水甲天下遂占籍焉越至於君若文中子之家銅川六世矣君之生甫及香山居士識之無二字之月靈椿之蔭霰然積謝逾數月祖己之爵又廢而不

舉君藐焉始孩易羅縹繡被而麻之尊慈任太夫人停辛儲苦是拊是育由扶扶赤子以至於羈貫成童嘻其憊矣當是時家已中落昔也陶白程羅今也樵蘇弗繼君之初意亦思枕經藉書閉廬精誦登文詞雅麗科爲門戶光旣而喟然曰瓶之罄兮惟罍之恥吾母缺然無甘旨之奉尙侈談青紫哉日月逝矣歲不吾與雖微毛生奉檄之望敢忘仲氏負米之義乃棄詩書習會計微人故多以禺筴起家者握亭戶鹽籌其家與千戶侯等君亦從事其閒器幹恢張綜理微密鼠尾之帳騎零之錢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而性至孝以所業在城中太夫

人猶居江干每數日必一省視雖盲風怪雨霹靂變變  
澌濡袍裘亦不爲止及後家稍裕乃卜宅於城奉版輿  
而安居焉太夫人有洞世寒中之疾厥病在脾君左右  
扶將中羣廁踰身自浣滌孝乎惟孝君之謂矣枯魚銜  
索忽如過隙蓼莪之詩潛焉而不能讀乃以太夫人一  
生苦節顛於大吏而聞於朝綽楔烏頭旌於其門一如  
律令君乃感且泣曰 帝有恩言榮及泉壤吾母有  
知其亦當含笑乎蓋內行之篤有如此者自奉甚嗇篋  
無舊蓄橐無新衣疏帳縹被帶粲而袂列一日再食尤  
爲清省三七五卯苔菜而已然不速客至則縹醪之酒

雕胡之飯穀臄鴈羹金蠶玉膾可咄嗟而辦也以故坐  
上客滿有孔北海之風君又輕財賄重然諾凡三黨之  
戚以緩急告者罔弗應其或半面之交一日之雅有所  
稱貸貧不能償君笑而語之曰孟嘗燔契彼何人哉焚  
如棄如拉襪摧燒之傳別書契不足復道也性不佞佛  
而時就福庭寶地設伊蒲精饌方袍之侶咸飲食之食  
堂齊肅器鉢無聲錫影瓶光與梵筵香飯交相暉映君  
顧而樂之蓋好施樂善天性然也夫劉勝寒蟬古人所  
笑君門內之行杳然清皓而其出與人交際則又磔落  
炳煥卓公寬中文饒洪量兼而有之所謂和調而不緣

溪盜而不苛者乎以視馬少游所稱方茲徧矣天降雄  
彥萃于一門其長君承父業操贏制餘有加於昔其第  
三子則以一翼之儁有聞於時今爲校官秉鐸安吉維  
誦之孫斑連續膝符王氏三珠之數君年逾大耋神明  
不衰今歲九月癸巳爲君八秩懸弧之期以簪茱泛菊  
之辰爲雪藕冰桃之宴老圃秋容黃花晚節可爲君賦  
之矣所願頤神保年康強逢吉由是而至期頤以百歲  
翁爲 熙朝人瑞曼齡駢福垂耀億輪此日所歌乃  
衛武公八十之詩以爲賓之初筵可也  
譚文卿中丞六十壽序

光緒四年秋八月 詔以陝西巡撫譚公爲浙江巡  
撫故事巡撫必兼兵部侍郎銜至是部臣以請命加兵  
部尙書銜異數也公由陝入覲 兩宮皇太后召  
見撤簾垂問眷注良厚并以公在陝積有卽墨大夫之  
毀 諭以疆吏行事朝廷悉知勉盡乃心毋長多口  
公親承 玉音感激流涕是歲十一月丙午朔越三  
日戊申公在浙江行省拜受巡撫之章蓋自同治七年  
由杭州太守遷河南廉訪使者以去至是十有一年矣  
僚案賀於庭商旅歌於市履縷之氓忭於野咸曰吾公  
來乎其明年氣調時豫田蠶畢登粟滿於篝絲滿於簞

而公猶以時事方艱滿則慮嗾劾如畏不敢自暇逸  
又明年是爲昭陽大芒砀之歲公行年六十矣時官浙  
中者多飛翰聘藻之人咸思進一言爲壽公曰嘻今何  
時乎鐵峴虵洲阻絕聲教 朝廷旰食宵衣乾乾若惕  
封疆之臣引咎不遑敢言慶乎於是僚吏震懾莫敢以  
詩文獻者德清民俞樾舊史氏也麤習紀載之文方受  
公書幣主詁經精舍講席乃盱衡而言曰昔王襄益州  
刺史耳非有茂績殊勛可以耀玉牒而勒金策也而王  
子淵爲作四子講德論以稱頌其美中和樂職之篇至  
今傳焉况龍文虎武智名勇功如我公者而過豐樂之

樓登有美之堂寂寂無頌聲公則一嘆而四益矣吾儕  
說講得無爲王子淵所笑乎夫瓌璋連犸以危言爲曼  
行誠非公之所樂聞也然兩浙之間戶受覆燾心歌腹  
詠又非公之所得而禁也樾切人不媚請爲公言其大  
者當 穆宗御極之初朝政清明 宮府無閒而  
不得志之士意有所缺望輒以危言媒孽其閒舉朝猶  
猶與與未有所決公密疏於 朝言深辭篤黑白分明  
下析羣疑上回 天聽論者謂當時事勢正猶成王  
冲幼周召夾輔宏濟艱難小有搖動事未可知公從容  
風議於文石之陛赤墀之塗不待風雷之警克協遇雨

之吉任賢勿貳光啟中興此公之功在 廟社也  
同治十年公開藩秦中創設桑綿局由浙西募蠶師以  
往灞澂涇渭閒蠶事大興陝人所謂譚公綱由公始也  
又濬鄭白渠修灞橋以收八川之利當是時關輔初定  
膚積空虛而邊事未艾軍需尤亟省垣舊設官錢之肆  
部頒鈔版由藩司月印萬紙以給軍饗官奉及商賈懋  
遷之用而圖法日壞公整紛剔蠹剖豪析釐鉤稽出入  
不使有秒忽之濫行之其年軍府饒裕乃請停官鈔  
布流通民間便之及公由陝藩開府郡縣積穀逾數百  
萬石而藩庫之銀溢於舊者六十萬皆累年所節省者

也別儲之戒勿動已而秦中大無卽出穀以食餓者又  
出銀買穀以繼之雖饑不害公之力也其時山東山西  
河南皆赤地千里公至天子爲之聽朝不怡發內帑之  
金畱南漕之粟猶不足至鬻爵以贍之而三秦寂然若  
無其事者臺諫諸公不得其詳鯁鯁焉議公之膜視而  
不顧噫曲突徙薪洵不如焦頭爛額哉公過詒經精舍  
與樾語偶及之樾曰活千人者封子孫公所全活豈止  
千人乎此公之功在閭閻也及公之撫浙也距守杭之  
日遠矣而十年前舊牘猶能覆舉百不一失清理庶獄  
稽核荒田整飭鹽綱汰除浮費具有條理下車三月巡

歷沿海郡縣慨然歎曰浙亦東南海疆一門戶也守土  
吾職其敢忽諸乍浦澈浦鎮海定海溫台諸處故有礮  
臺公一一履行其地圯者修之未得地勢者徙之孤峙  
海口者增建以翼之國家設兵有定額兵之外佐以  
民力則曰勇公於綠營之兵選其精壯者教誨而調一  
之勇則汰弱畱強又募台民之趨卜者爲新營營五百  
人咸豐以來楚軍舊制然也水師則有裁有併船數人  
數艱若畫一蓋自公至浙而浙已隱然有金湯之固矣  
士大夫惟怯者惡聞兵革其銜膽自厲者又空言無實  
用公不動聲色隨在有備而不使人知我之有備其智

深勇沈何如哉異時天子或有事四夷則執戈前  
驅敵鏢禦侮惟上所命非獨爲浙東西綢繆隔戶而已  
此公之功在海疆也公始以文學受主知咸豐中  
大考翰詹公名稍居後文宗親擢置前列在翰  
林時屢主文衡門下備三鼎甲鍾君駿聲歐陽君保極  
余君聯沅士論榮之圖籍之外無他嗜好犀軸牙籤充  
箱照軫先達著作躬加題帖或付剞劂以廣其傳浙江  
西湖文瀾閣爲庋藏四庫全書之地兵燹之後堂構  
撓廡皓壁丹柱風斑雨駁乃鳩工庀材鼎而新之以千  
金購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尊藏閣中行將訪求墜簡使



還舊觀又以宋史蕪襍文未該備李燾長編繼美涑水  
北宋事實具見於斯爰出巨貲鏤版行世妙選英俊以  
任校讐兩浙之士負素挾冊而來如登龍門之阪或疑  
時方多故此非所急然古人如祭遵之雖在軍旅不忘  
俎豆伏湛之倉卒造次必於文德豈淺見所能測哉此  
公之功在藝林也懋以部民忝與賓筵之末辱有周旋  
之雅竊以爲公之服官本末有國史存人倫之盛有家  
乘在不必以詹詹小言瀆陳清聽故特舉其大者四端  
自附於四子講德之義公倘不以浮辭而擯之則異日  
由七八十以至期頤延洪納祉山崇川增懋之所以壽

公當更有進於是者此猶中和樂職之首章也

鄒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

代

浙東西皆擅山水之勝而吳興尤以清遠著稱爲浙西  
名郡己卯夏湖州太守缺官大府以爲一郡領方非兼  
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者未克勝任愉快也颺言於  
中朝請以鄒某甫觀察往攝其事於是朱轡之車銅虎  
之符翱翔於下菰高弁閒而茗雪之濱頌聲作矣是歲  
之秋爲尊慈張太夫人七旬設帨之期將登會景之樓  
張幔亭之宴採日精之秀侑眉壽之觴士大夫之與觀  
察游者咸願爲詩歌以介之爲文詞以張之然而玉笈

金箱之記翠嬌元扈之冊固有識者所嗤鄙非所以增  
榮益譽也切人不媚敢不避席而擇言乎惟太夫人固  
方氏之祥女也資政張公與方氏有連同業禹莢往來  
其家見其明嫿際惠心愛之請以爲己女乃姓張氏其  
歸贈資政公也年二十有三事君舅君姑得其歡心家  
事悉委之篋積褻縵具有條理處先後築里無閒言贈  
公性至孝感詩人白華華黍之義夕膳晨羞必豐以腆  
又以兄菖香先生慕於陵灌園之潔築室於野爲人外  
遊慮其不給於鮮時以珍饌詒之太夫人韭苳梅蘇躬  
自簡閱推甘讓美肫如也方是時江南猶承平巨家漿

酒藿肉雕椽而爨之習以爲常太夫人雖生長華廡而  
屏去珍髡躬操井臼有桓少君風以贈公體羸多病稱  
藥量水必躬必親不假手鼎爨竈妾十許年如一日也  
贈公負經世才以佐饒功得丞一縣其族祖壯節公素  
所器也敦勸出山太夫人曰夫子體弱於繁劇非宜青  
袍黃綬聽鼓應官豈若休神家術之爲美哉且一命之  
微射鳴哦松於世無濟范文正有言不爲良相則爲良  
醫夫子精於醫者也若本四然二反之理治十起九其  
爲利益不甚宏歟奚以仕爲贈公趨之竟謝不出有求  
醫者必應之貧者輒予之藥物每瘡一人太夫人喜曰

今日不虛度矣及庚申之亂贈公奉父避居於鄉遇耦沙之盜探囊發匱空其所儲茅居蒿牆樵蘇弗繼意必誦雍門子之言昔富今貧以爲太息而太夫人陽陽如平常俄一日贈公爲人治疾去二十里外而城中之賊出掠於邨聚太翁年八十五矣聞變率里中練士以出寡不眾敵隕焉未幾鄰里諧習之眾悉至賊籠東散去而贈公歸枕股號慟涕泗澎滯若不欲生雖經太夫人力勸稍稍納水漿然自此鬱悒侘傺戚戚無懽夢寐之中時呼殺賊鼠思泣血卒以不起太夫人撫觀察而恻憫之曰爾祖戕於賊爾父以齋志不遂嗚呼嗚呼忿實絕夫不

共戴天禮有明訓汝誠丈夫也宜力爲

國家殺

賊以報私讎毋碌碌久居牖下也觀察於是投筆而起歷佐省三劉公琴軒潘公戎幕先後六年轉戰齊楚燕秦皖豫吳越閒身屢典軍舉旗者數矣其後諸賊以次削平麾城擗邑若撥羶然而觀察實親履行閒躬與其事每禽名賊必手刃之同儕皆笑曰悍人哉不知觀察之公憤私讎久鬱於中至是而逞也大亂既定乾清坤夷而觀察已由太守涉監司錫用二品之冠大吏知其才也咸委重焉嘗奉檄權蘭溪之稅踰年而權衢州又踰年而權溫州又踰年而筦省會總局剖豪析芒部

分如流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其行已也奉太夫人見利  
思義之教不妄名一錢身處脂膏不以自潤古之人遺  
絲藏閣駒犢還官不是過也宦轍所至必奉版輿以臨  
之太夫人流連山水溫乎其容編戶之氓婦人豎于咸  
來瞻拜載色載笑飲人以和或以疾疢告則青麩之散  
絳雪之丹手自封題告以方法其在蘭也有棄嬰兒於  
河者怒然傷之命觀察設保嬰之會籌經久之費予乳  
予餼全活無算其在溫也謂觀察曰天民之窮者有四  
而嫠其尤也可無以恤之乎觀察敬諾溫州清節堂之  
設自是始也比年以來晉豫大無太夫人聞而傷焉悉

出所蓄以助輸粟一家化之雖諸孫中之幼穉者亦手  
奉瑜珥瑤環以裨益其數所謂天布者歟夫美意延年  
茲理不爽太夫人樂善如此宜乎永膺多福富壽宜家  
上承翟芾之 恩內極庭幃之樂愛女在側無持踵  
之戚諸孫滿堂有含飴之喜袞開第八而神明不衰百  
歲期頤可以操券某等幸與觀察同官敬獻此言爲太  
夫人壽青萸戒節黃華延年想太夫人必欣然一酌烏  
程之酒也

